

【台湾】

欧阳云飞著

55

珍藏本

江湖魔头系列

魔鬼的门徒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魔头系列)

魔鬼的门徒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(江湖魔头系列)

魔鬼的门徒 下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高 迪

封面设计:刘 谢

江湖魔头系列(魔鬼的门徒)

(台湾)欧阳云飞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1 字数:40 万

1999 年 元 月第 1 版 1999 年 元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 7-222-02640-1/I·651 定价:135.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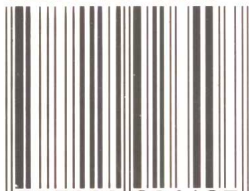
(本套上下二册定价 29.80 元)



作者简介

作者刘鸣盛,笔名欧阳云飞,又名余飞,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,四七年负笈北京,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,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,不久便离开军旅,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。

ISBN 7-222-02640-1



9 787222 026407 >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

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仍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隆中山疑云密布	(1)
第 二 章	小神童大发横财	(40)
第 三 章	老和尚捕风捉影	(88)
第 四 章	高小飞自作多情	(134)
第 五 章	铁莲花单刀赴会	(182)
第 六 章	铁老虎五马分尸	(221)
第 七 章	老婆婆话说从头	(263)
第 八 章	张子愚失经断臂	(311)
第 九 章	牛梅芳大发雌威	(331)
第 十 章	马少坤夜闯古墓	(396)
第十一章	白冰冰投怀送抱	(441)
第十二章	张三元父子相会	(480)
第十三章	铁莲花险遭不测	(524)
第十四章	逍遥王死而重生	(572)
第十五章	紫禁城雍正授首	(616)

第一章 隆中山疑云密布

刀!

飞刀!

魔刀!

会飞的魔刀!

满山遍野都是刀!

飞舞在鄂北的隆中山中。

这里,本来是三国武侯诸葛亮的故居,刘玄德当年三顾茅庐的地方就在此处。

直至今日,三顾堂、武侯祠、草芦亭、老龙洞、梁父岩等名胜古迹,仍历历在目,吸引了不少游人。

然而,在另一处高耸入云,苍翠雄伟的峰头上,却另有一种更加引人入胜的奇异景象——由雪亮的飞刀组合成一幅诡异、神秘、壮丽而又可怖的图画。

飞刀遮天蔽日,触目皆是,蔚为奇观。

形状完全一致,弯曲曲的仿佛是天上的上弦月。

有的像振翅高飞的秋雁。

有的像穿波戏水的春燕。

有的似虎视眈眈的兀鹰。

有的似吱吱喳喳的麻雀。

最大的，约莫大如面盆。

最小的，几乎小如酒杯。

一支支，一把把，数不清，算不完的魔刀，好像都有生命似的，不停的在四处飞舞翱翔，翱翔飞舞。

飞过高山。

掠过白云。

深入谷底。

穿入林中。

简直无所不在，无孔不入，宛若无数的守护神，滴水不漏的守着这一座极端神奇怪异的山。

刀是从哪里来的？没人知道。

只知道，魔刀是近几年才出现的，由少而多，由慢而快，由短暂而至尽夜不停。自此而后，这一座山便被魔刀彻底封锁，再也无人能越雷池一步。

但是，大家都坚信，无论如何，刀是不会自己飞的，一定是有人或者有一股力量在暗中牵引催动。

问题是，究竟是什么人？什么力量？

甚至，是人？是神？还是鬼？

到目前为止，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。

早已震惊武林，轰动江湖，二宫、三堡、四大派的高手差不多俱已到齐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刀山，一窥奥秘。

不是知难而退。

就是负创而返。

有那好勇逞强，自不量力的匹夫，强行闯入，结果无一幸免，清一色全部作了刀下之鬼。

于是，隆中山中谣言满天飞。

有人说：山上有宝藏，飞刀是守护宝藏的守护神。

有人说：山上有魔鬼，魔刀乃是幽灵的化身。

有人说：山上住着有神仙，神仙在磨刀。

有人说：山上住着有妖怪，妖怪在练刀。

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谁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？

人，死了一大堆，偏偏，有那些亡命之徒，硬是不信邪，依旧奋不顾身的往刀山上闯，去摸阎王的鼻子，想掀开这个闷葫芦。

※ ※ ※

此刻，又有两个人正从山下行来。

是两个娃儿。

一个年约十五六岁，长得细皮白肉，眉清目秀，透着慧黠与机伶，一看就晓得是一个调皮捣蛋而又聪明的家伙。

另一娃儿年纪更小，只有十四五岁，浓眉大眼，貌相憨厚，一双眼珠子骨碌碌的转个不停，七分鬼头鬼脑中又带有三分傻气。

年长的少年叫阿吉，连他自己也不晓得自个儿的来龙去脉，姓甚名谁？

年幼的娃儿叫阿三，又叫小三子，对自己的身世同样讳莫如

深。

在他们的记忆中，一直在躲躲藏藏，四处飘泊。

跟他俩相依为命的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婆。

是阿三的奶奶。

阿吉叫她婆婆。

老太婆春秋已高，又身体很差，自然而然，生活的担子便落在两个娃儿的身上。

干过跑堂。

当过杂役。

茶楼、酒馆、妓院、赌坊等公众场合，处处有他俩的足迹。

也因而使这一对难兄难弟格外早熟，丰富的人生经验早已超越了实际年龄。

他们读过书——偷听的。

亦曾练过武——偷学的。

因为，老婆婆一贫如洗，根本缴不起学费，拜不起师。

来到隆中山下仅数月之久，一听说山上有魔刀盘旋不去，哥儿俩便迫不及待的上山来，欲一探究竟。

速度好快，一霎时便到达飞刀的边缘地带，早已累得汗下如雨，气喘如牛。

小三子摸了一把汗，喘了一口气，望着穿花蝴蝶似的飞刀，不禁头皮发麻，打了一个寒噤，身不由己的退后一步，伸一伸舌头，颤声道：“好可怕啊。”

阿吉的反应则与他大异其趣，手舞足蹈的：“我倒觉得这些

飞刀好美好美吔!”

小三子一怔神，傻呼呼的道：

“阿吉，你真的要上刀山?”

阿吉一本正经的道：

“是呀，这正是咱们来此的目的。”

“你以为山上真的有武林高人?”

“不然刀子怎会自己飞起来。”

“听说是神仙吔!”

“那最好，就拜神仙为师。”

“也许是妖怪。”

“有奶就是娘，跟妖怪学艺也不赖。”

“万一是魔鬼怎么办?”

“好办，咱们就做魔鬼的门徒!”

“阿吉，你大概是想学武艺想疯了，饥不择食……”

阿吉截口道：“小三子，你忘了婆婆的话啦。”

阿三皱眉道：“奶奶哪句话?”

挺起胸膛，昂着头，阿吉摆出一个很神气的样子，正经八百的道：

“婆婆说过，俺阿吉乃人中龙凤，大有来历，只是家门不幸，惨遭变故，一旦学得盖世无双的武功，便会将我的出生来历原原本本的告诉我。”

阿三噤噤嚅嚅的道：“这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怎样?”

“飞刀没长眼睛，碰上就会遭殃。”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为访名师，自然要遍历奇险，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。”

“阿吉，你当真要上刀山？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不怕死？”

“阿三，你如果怕死，现在下山还来得及。”

“笑话，你不怕死我小三子当然也不怕。”

“那咱们就走吧。”

“走！”

“走！”

※ ※ ※

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，面对大小、高高低低、密密麻麻、川流不息、呼啸而过的飞刀，居然视死如归，面不改色，大踏步的往里闯。

虽然对武学仅仅懂得一点皮毛，但阿吉、小三子的身手却极为敏捷，随着魔刀飞舞的弦律，也跟着手舞之，足蹈之。

的确是在跳舞，遇高则低，遇低则高。

时而凌空跳跃。

时而倒地翻滚。

一忽儿左腾。

一忽儿右挪。

还真幸运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就被他们哥儿俩溜进去数丈之遥。

突闻一声暴喝划破长空，从右后方的一块巨石之后冒出来一条大汉。

大汉横眉竖目，一脸的怪异表情，粗声大气的吆喝道：

“喂，娃儿们慢走，老子有话要问。”

语气粗暴，神态恶劣至极，引起了阿吉的反感，没好气的回说道：

“哼，没有礼貌的老粗，有屁快放。”

大汉神色依旧，粗犷的声音道：“娃儿们能深入山中这么远莫非身怀绝技？”

阿吉冷言冷语的道：“我们身上没有绝技。”

小三子的话更绝：“怀里只有两个窝窝头。”

可不是空口说白话，真的从怀里掏出两个玉米做的窝窝头来。

大汉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可有什么符咒护身？”

阿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爱说笑，咱们又不是道士，哪来的符咒。”

大汉一脸茫然的道：“怪事，既无绝技，又无符咒，你们如何能深入刀山的？”

阿吉扮了一个鬼脸，戏谑道：“也许是老天爷帮忙吧。”

小三子胡言乱语道：“或者是土地爷爷、土地奶奶在暗中施以援手。”

大汉当然不信，唾沫四溅的嚷嚷道：

“哼！娃儿休得信口开河，老天爷管不到这一段，土地公也无能为力，许是你们两个乳臭未干的雏儿运气好，恰巧没碰上魔刀。”

阿吉讥笑道：“那阁下也来碰碰运气吧？”

大汉毫不迟疑，道：“碰就碰，难道老子还会输给你们不成。”

猛一长身，式行“乳燕穿波”，再变“大鹏展翅”，在阿吉、小三子的附近，略一点地，立又弹身而起，猛往前冲去。

忽见一把魔刀拦颈而来，大汉的反应好快，立即拔剑就砍。

铛！金铁交鸣，火星四溅，魔刀毫发未损，大汉的宝剑则已一断为二。

余威仍在，去势不变，依旧抹向大汉的脖子。

一丝骇意自心田升起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汉一声惨叫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便告应声落地。

飞刀不止一把，系成群结队而来，大汉的尸体尚未倒下，后面的刀子便又接踵而至。

就像削瓜切菜一样，可怜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瞬息之间便被削成一片一片，一块一块的，肠肚横溢，血肉模糊，比五马分尸，大卸八块还要残忍、狠毒！

而那些飞刀，依旧若无其事的乘风而去。

没见到半个人。

没见到半个神。

亦未看见半个鬼！

蓝天仍然蔚蓝。

白云仍然雪白。

阿吉、小三子的心头却蒙上一层死亡的阴影。

“阿吉，我看……我看……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。”

“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。”

“可是，脑袋被刀削的滋味一定不好受。”

“怕被削你就回去吧，回去做狗熊。”

“你不回去？”

“不！绝不！”

说完，继续放步前进。

小三子迟疑了一下，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也硬着头皮跟着阿吉往前走去。

不知是运气奇佳，还是真有鬼神在暗中相助，每一把疾掠而至的飞刀，阿吉都能奇巧无比的躲过去。

好像是阿吉身手灵巧，应变得法。

又像是魔刀本身巧妙的转了弯儿。

很快便越过了那大汉陈尸的地方。

阿三的运气却没有这么好，行没三步，猛觉头顶一凉，飞刀掠顶而过，剃下一大片头发来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直吓得小三子三魂出窍，六魄升天，摸着剃光的部位，直喊：“哎呀！我的妈！”

阿吉就在丈许之外，看得一清二楚，讥诮道：“哼！只是少了几根毛，离心脏还远得很，死不了，你鬼叫什么？”